

一套理念，兩種演繹： 中國大陸小學的教學文化[#]

周淑卿*

一、前言

臺灣在 2000 年正式實施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中國大陸亦於 2001 年公布《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及各科課程標準，實施新課程。兩岸的課程改革所檢討的是相似的問題，諸如：各科課程過於注重學科知識，忽略與生活實際問題的聯結；以課本知識的傳授為主，偏重記憶背誦的學習，忽略實踐與應用。

課程改革所要改變的並不是文件課程，而是實質課程（黃顯華、朱嘉穎，2005）。實質課程就在課堂教學中教師與學生的互動經驗裡，而這也正是最難改變的部分。因為教師和學生在舊有的課程框架中已形成了某些教和學的習慣，改革就必然讓教師與學生面對新舊觀念的衝突與行為習慣的調整。舊與新之間有時各退一步，取得妥協；有時既有觀念變造新課程所要求的行為；有時新觀念調整了舊有的行為模式。對教室成員而言，這是一個複雜而艱難的過程。一如萬明鋼與王平（2005）所言，改革課堂教學不是教育知識的簡單接受和行為的改變，更不是教與學形式上的變化而已。它包含著新文化與原有文化的衝突與整合，包含師生新舊知識、經驗、情感、態度和行為模式的衝突與適應。事實上這個調整過程也就是「教學文化」(culture of teaching)的轉變過程。

教學文化是教師與學生在互動過程中所形成的關於教與學的價值信念與行為模式，構成教室生活的穩定型態，也引導著教與學的行動。課程改革要

[#] 本文改寫自：周淑卿（2010）。兩岸三地課程改革下的小學教學文化——國語文與數學課堂的研究。國科會補助研究計畫之研究報告。

*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教授



求教師與學生改變視為當然的觀念和習慣的行為模式，如師生關係、教材在課程中的地位、學習方式等，這也正是要求改變教學文化。

當前大陸的課程與教學改革，主張改變傳統的授受式教學，代之以啟發式教學；要求教師由傳統的控制型教學文化轉向民主的教學文化（肖正德，2007）。然而，在大陸的控制型教育體系中，如何促成「民主」的課堂教學？研究者以改革開放最為先進的上海市為範圍，選擇一所被視為積極參與課程改革的小學（化名為湖山小學）進行質性研究。嘗試由該校的語文、數學課堂探究其教學文化的樣貌。

二、語文與數學的兩種課堂風景

在中國大陸的教育系統裡，階層組織相當分明，教育行政的上層單位對學校的課程與教學發展方向有很強的指導作用。上海雖是一個相對開放，且具有實驗精神的城市，但學校的教學仍然深受此階層體系既有的運作方式影響。上海全市的語文和數學教科書皆採用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版本，且在統一教材的基礎上，發展「教材為本」的教師教研活動。通常各區的教研員¹負責培訓教師如何分析教材，如何將教材裡所強調的知識技能透過某些教學方式傳達給學生；而學校再透過同一科目教師的集體備課、教學觀摩研討等方式，將每一個單元、每一課的教材進行更精細的探討。由於課程理念的推行傾向由上而下的模式，在既有的階層關係裡，學校教師幾乎是依照專家所建立的模式在進行課堂教學，差別只在於各人教學技巧的純熟程度與師生互動過程的駕御能力。而「比賽課」²、「研究課」³等公開課的設計，更讓教師著力於精心雕琢、「打磨」一堂課，務求在這模式下將各項細節做到盡可能完善。

然而，同樣的階層體系裡，同樣「自主、探究」的改革理念，在語文、數學這兩個主要科目的教學上，卻出現不同的教學文化，從中也可看見課改理念的兩套演繹。

¹ 教研員相當於臺灣各縣市的教學輔導團員，負責推動相關政策，協助學校教師精進教學。

² 中國大陸各區皆有所謂的「教學競賽」，對獲獎的教師與學校而言皆是一大榮耀。通常若校內有教師被推薦參賽，學校同事會組成團隊協助該位教師設計教案、模擬教學、修正教學技巧。等於是以一校之力參賽。

³ 研究課是指校內教師群為探討教材教法，而指定某位教師進行教學，其他教師共同討論這一堂課的教學過程，以求改善教學方法與策略。

(一) 高密度的語文教學

觀看湖山小學的語文課，教師可以在短短三十五分鐘內，帶領學生領略全篇文章要義與情感，並將關鍵字詞與句型一併帶入其中以引導學生理解課文，甚至還有時間做個簡短的語詞練習。其課堂知識密度與學生參與程度之高，令人驚奇！

要做到這樣高密度的教學，關鍵在於落實學生的「預習」工作。從師生訪談中可以發現，「預習」是所有學生在語文課裡相當重要的一項功課。從湖山小學語文教案中所寫的「預習工作」內容，可知教師對學生在語文預習方面的要求：

1. 輕讀課文三遍：

一讀：讀正確，圈出生字，標出不認識的生字，讀準字音；

二讀：讀通順，標上小節號，說說課文講了什麼事？

三讀：進行質疑

2. 字詞學習；查字典

由於這種有計畫的、循序漸進式的要求，學生已將預習視為理所當然的工作。在課堂上，除非有學生提問，否則教師只針對該課幾個重點字詞作進一步解說。在一年級，教師在進行字詞教學時並不直接解釋，而是邀請學生說明他們預習時對字詞的理解。例如有位學生解說一個字：

我要講「頂」這個字。頂是頁字旁，左右結構。是頂天立地的頂；

還有房頂、山頂、頭頂，都是這個頂。(觀1，100326)

到了中年級以上，教師只是在分析課文的過程中，順便提醒幾個較難的字詞，而關於語詞的意義及用法幾乎很少再花時間講解，反而是要求學生說明某個語詞的運用為何在該文章段落中具有特殊的效果。

一般語文課的模式就是以圖、影片或故事導入情境，然後藉由各段落的朗讀體會文中的情感，讓學生進入教材的語境。教師會在各段朗讀後，提示重要詞語及句型，說明其在該段中的重要性及與文章主題的關聯性，再和學生一起討論該段大意。在進入下一段落前，要再將前段朗讀一次，並且帶入自己的理解與體會。如此逐段進行，直到完成整課的「課文疏通」，這樣的模式稱為「以讀為本」的教學。此一教學模式其實是由教師主導，學生大多是回



答教師所預設的問題，並且依教師的指令反覆以不同方式「讀」課文或作練習題。所謂的「自主探究」精神，除了呈現在「預習」工作，再者即是學生對教材中「自讀」文章的學習。在上海出版社的這套語文教材裡，各單元標示「自讀」的文章都是由學生自行閱讀並回答課後問題，教師可能就利用課堂中一小段時間讓學生發表讀後心得。

教師們對這套模式視為當然，在各次與不同教師的對談中，教師們對語文教學的反省話語裡，也無人提及這套模式是否有改變的可能。受訪的學生當中，只有一位五年級生稍有抱怨：「語文課就只是根據課本叭啦叭啦的講」；其餘學生大多相當「懂事」的對研究者說明教學過程中某個環節的安排方式，以及老師希望他們藉此學習的內容。

語文教學的模式化與教育局的統一要求有關。除了教材統一，教育局對整個教材如何實施也有相應的要求。陳老師提到：

我們各方面是要根據統一要求的，在課堂當中，常規的教學上一般要求要有整體感知，到課文的段落分析，最後是總結；相應的還有很多課文的練習……市教委規定到區，區裡面我們每個學校要培訓，就是把這單元的重點內容、哪些是練筆什麼的，都要跟老師說明一遍。（陳老師，091218）

此種由上而下，齊一化的教材教法，映照著嚴密的教學科層體制。第一次觀看語文教學者，大多驚嘆於教師與學生的高度配合，以及教學的高效率。但是長時間在不同教室觀課，也將會發現此齊一化、模式化的教學型態。教師的自主性不高，課堂學習由教師掌控，事實上，師生的主體性很模糊。

（二）朝向建構主義的數學教學

同樣標舉新課程綱要的「自主探究」精神，數學教學發展的路線卻迥然不同於語文課「精講精讀」的教師中心式教學。研究者觀察了二、三、四、五年級的數學課，發現各年級教師體現的正是建構主義的精神。整個數學教學過程中，教師重視生活情境布題、小組合作討論，並適時運用一些自製的學具（臺灣稱為教具）讓學生自行操作以協助思考問題。在學生回答問題或說明自己的解題方式時，教師要求學生使用數學術語，盡可能詳細說明自己的思考過程。受訪的利老師指出，湖山小學從一年級開始就重視孩子的數學術語

運用，以及表達想法時的語言訓練。例如在四年級的「小數」單元，教師要讓學生比較小數的大小。首先以兩件物品的標價導入，再請學生利用數線，由白板上八個小數中選擇兩個來比大小。之後發下一籃的學具，裡面有數線、百格板、位值表等，讓各組學生自行選擇使用，再從學生的發表中歸納各人解題的策略。最後，教師提供兩個奧運選手短跑紀錄的數字，讓學生比較誰才是冠軍（觀，100325）。學生在發表時會說：

我是用數線來算的。因為 3.30 在數線上是 3 大格又 3 小格，0.30 在數線上是 3 小格，所以 3.30 比 0.30 大。

從學生的角度來看，他們對於自己可以將解題方法說得清楚也感到自豪，甚至會說：「這是從二年級開始就練出來的，老師不斷的讓我們回答問題，長時間就鍛練了我們」（S5，100323）。所有受訪學生提到數學課時，都表示數學課有很多操作活動和小組討論，是比較有趣的課。但即使是操作與討論多，數學課的知識密度亦不下於語文課，在三十五分鐘之內，教師要掌握收與放的節奏，事前的備課及學具的預備必須相當充分。

相較於語文課，研究者在數學課堂中看見更多學生的主體性。教師提供多種學具，鼓勵小組學生共同討論，嘗試操作各種學具以解答問題；學生在課堂上有機會犯錯、檢視、修正，展現了自主探究的精神。為何數學和語文課出現如此差異？研究者與一位上海的學者論及此事，他指出原因在於語文課有其根深蒂固的教學傳統，即使改了新課程，此傳統亦非短期所能改變。然而，研究者對此說法持保留態度，留待未來進一步深究。

三、異中之同：回歸「基本」

儘管新課程重視課堂師生互動，強調以學生為本，但是所謂「關注學生學習」的說法裡還有一層不可忽視的「雙基」教育，也就是要重視學生「基本知識與基本技能」的學習。在語文課裡，教師很重視將該課重要的知識以板書方式呈現，要求學生抄在筆記本上；而這板書的內容在教案中已事先設計好。基本的詞語、句型練習亦是加強的重點。學生提到：

一天上完的語詞，回去就要抄兩遍，要默出來；有時候老師會發些經典的語句讓我們抄寫，讓我們背下來。（打一 S4, 100322）



為了加強寫作能力，上海市教育局對各年級學生每學期作文的篇數與字數都有相關規定。每週要寫週記，各課教材裡安排一個小練筆（寫一個完整段落），一學期八篇大作文。各校都須依規定實施。

在數學方面，雖然提倡「拓展思維，強化生活應用能力」，但是基本的心算、筆算技巧仍是加強的重點。學生提到每天在學校的晨光時間或午休時間（沒有午睡）要作「口算」、「聽算」練習，回家也有類似的作業；各年級還有配合教材內容的練習冊。湖山小學學生的數學回家功課就是寫練習冊、每日精練、口算、式算，每星期五都會小練習（S5, 100322）。在數學課堂上，學生往往可以很快計算出正確答案；這樣的分散練習，看來頗具成效。

在課程改革的理念下，考試文化仍無可動搖。學校對於學習成果的檢測毫不放鬆。一個學期語文教材有八單元，每單元都有一個測驗；數學也是一或兩單元測驗一次，再加上期中和期末考。即使如湖山小學這樣積極參與課程改革的學校，考前一週也不再上課，而是用來複習、測驗、檢討測驗卷。此場景與臺灣的小學非常相似：

考試之前那個星期，老師會印幾張卷子讓我們練習鞏固以前的知識，臨考前會給一張綜合的大卷子模擬一下考試。語文跟數學都是這樣的。（S4, 100322）

正如當地一位學者所言，在大陸，無論課程如何改革，教學方法如何更新，考試成績仍是「硬道理」。課程改革固然為課堂教學方式帶來改變，教師也在新課程研習下接收了不同的教學觀念；然而，原有的讀寫算基本練習、紙筆測驗反應的熟練度仍然不可放鬆。大陸新課程所標榜的「關注學生學習」，反映在課堂教學文化裡其實兼融了傳統與革新的信念與實踐。

四、結語

觀察語文和數學的課堂教學，語文課呈現出「教材為本的模式化教學」，而數學課則朝向建構主義的探究精神。大陸的小學採分科任教，不同科目的教師透過各自的學科教學研習活動，形成不同的教材教法型態，是個可理解的現象。然而，學生卻能在這兩種不同的教學型態中適應自如——在語文課中接受模式化的指導，在數學課中展現自主性；配合著不同科目教師的信念與方法，共構不同的課堂教學文化。不由得令人佩服學生的靈活與彈性。另

一方面，教學的科層體制下，竟能出現與「控制」敵對的建構主義精神，可能與數學這個學科的價值中立性有關。但真正的影響因素為何？研究者尚無確切證據，留待後續探究。

參考文獻

- 肖正德(2007)。〈教學的文化研究：價值、進展與方向〉。《高等教育研究》，28(4)，64-69。
- 黃顯華、朱嘉穎(2005)。〈課程改革：香港和上海的比較研究〉。《教育學報》，33(1-2)，25-50。
- 萬明鋼、王平(2005)。〈教學中的文化衝突與文化適應問題〉。《教育研究》，10，44-48。